

东西问·人物 | 葛兆光： 我们坐在历史的门槛上(上)



2017年，葛兆光在韩国首尔的“中国系列”讲座上。受访者供图



航拍江苏镇江句容茅山的老子铜像。茅山是中国江苏省的一座道教名山，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，被道家称为“上清宗坛”。泱波摄



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内展示的全球船舶实时坐标位置显示图。汤彦俊摄

中新社北京10月8日电 题：葛兆光：我们坐在历史的门槛上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
葛兆光并非那种登高一呼的知识领袖，但他的历史思索始终有着一重关照当下的自我要求。从北大到扬州师范，从清华到复旦，从对禅宗、道教的研究，到纵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书写，再到推动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研究、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，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，搭建起了当代学术史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。2013年，他辞去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，却没有停止慎思古今，他总是强调学术的现实关怀、担忧人文精神的失落，他说，“没办法把专业研究和现实关怀分开”。近日，葛兆光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，畅谈治学与传道、自视与他视、历史与未来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你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，可以说在具体学术方向的选择上有非常多样的可能，为何会如此明确地投身于思想史研究？

葛兆光：2010年去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，我的第一次

公开演讲，题目就是“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很重要”。演讲里，我讲到中国知识人的一个习惯，就是林毓生先生曾经说的，总想从“思想文化”上来解决现实问题。所以，形成一种习惯，要从“道”来理解“器”，用“体”来支配“用”，靠“本”来解决“末”，所以有一种以道理为根本，整体主义地把握世界的传统。所以我想，关注思想史，也许是某种中国传统的当代延续。

开个玩笑，如果写历史，你被列入文苑传，当然很光荣，但是如果列入儒林传，大概就更光荣，因为儒林就不是舞文弄墨，而是要讲思想讲政治了，可是，按照宋元以后的新传统，那更得争取入道学传，道学那就更得讲道理讲思想，可见古代中国就有重视思想的传统。如果你能把这个思想的历史串起来，讲一个真理的历史谱系，那就更重要了，因为这就是“道统”。“道统”一确立，就定下了孰是孰非，何为黑白，谁是楷模，谁是叛逆，因此就更有现实意义了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在节目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的理念阐述中，同时强

调了“讲一个没有中心的历史”和“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”。对于这两者，应如何理解才能更清晰更准确？

葛兆光：“从中国出发”和“以中国为中心”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全球史本来就是瓦解“中心”，强调“联系”的，“从中国出发”，并不是为中国在全球史中争份额，突出中国的历史地位，而是要说明，这只是从中国角度看全球。如果以中国为中心，就违背了全球史的理想。那么，为什么还要“从中国出发”呢？我有三个考虑。

第一，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，360°没有死角地看全球历史，所以，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局限。第二，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、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，这种“视角”可以和欧洲出发的视角、美国出发的视角等互相补充。可能我们看到的，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认识，比如我们说的“东”，是朝鲜和日本，是茫茫大海，更远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，我们看到的“西”，是从中亚、西亚、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；可是，欧洲人看到的“东”，有近东、远东，他们看到的“西”，是隔